

英国Orion出版社法兰克福书展强力主打的历史悬疑惊悚小说大作
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元素，在国外广受好评的悬疑惊悚小说

A THOUSAND SUNS

悬疑小说系列

千日猎杀

1945年4月，美国被迫向纳粹德国投降
六十年后，这一秘密被悄然揭开
一件惊天的历史丑闻
引发天罗地网般的灭口行动

ALEX SCARROW

[英] 亚历克斯·斯格罗◎著
扈喜林◎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英国Orion出版社法兰克福书展强力主打的历史悬疑惊悚小说大作
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元素，在国外广受好评的悬疑惊悚小说

A THOUSAND SUNS



千日猎杀

1945年4月，美国被迫向纳粹德国投降

六十年后，这一秘密被悄然揭开

一件惊天的历史丑闻

引发天罗地网般的灭口行动

ALEX SCARROW

[英] 亚历克斯·斯格罗◎著

扈喜林◎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A Thousand Suns by Alex Scarrow

A Thousand Suns © 2006 by Alex Scarrow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ing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c/o Orion Books Ltd, an imprint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of Orion House, London, Englan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Orion Books Ltd.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18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日猎杀 / (英) 斯格罗著; 扈喜林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66-9375-3

I. 千… II. ①斯… ②扈…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620 号

千日猎杀

QIANRI LIESHA

[英] 亚历克斯·斯格罗 著 扈喜林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周英斌

责任编辑: 周英斌 位秀平(特约) 封面设计: 彭 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开本: 710mm × 1100mm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334 千

2008年4月第一版 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66-9375-3

定价: 29.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书林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II

1	序章
10	第1章 拍摄任务
16	第2章 海边公路
22	第3章 出海
27	第4章 残骸
35	第5章 失踪的飞机
42	第6章 第n-27号文件
44	第7章 麦圭尔
49	第8章 第二次潜水
54	第9章 肖恩·格雷德
59	第10章 盘算
61	第11章 发现KG-301
66	第12章 陌生的电话
70	第13章 在另一辆卡车上
74	第14章 拉尔少校
80	第15章 美杜莎
83	第16章 盯梢
86	第17章 艰难抉择
91	第18章 又一次远航
95	第19章 神秘的华莱士
98	第20章 地堡
108	第21章 试飞
113	第22章 科赫
116	第23章 施罗德的部下
120	第24章 卢西恩
123	第25章 犹太人申克尔曼
128	第26章 杜鲁门总统
136	第27章 路线
139	第28章 转移
146	第29章 取道南特
150	第30章 到达南特机场

154	第31章	下水
157	第32章	起飞时刻
164	第33章	监视
169	第34章	空中飞行：三十五分钟之后
172	第35章	空中飞行：三小时零十五分钟之后
177	第36章	空中飞行：三小时五十五分钟之后
182	第37章	空中飞行：四小时之后
186	第38章	空中飞行：四小时五分钟之后
193	第39章	空中飞行：五小时二十五分钟之后
199	第40章	离开海边城镇
202	第41章	空中飞行：五小时四十七分钟之后
205	第42章	空中飞行：五小时五十分钟之后
209	第43章	空中飞行：六小时一分钟之后
214	第44章	空中飞行：六小时九分钟之后
220	第45章	空中飞行：六小时十二分钟之后
226	第46章	抓住华莱士
230	第47章	空中飞行：六小时二十二分钟之后
234	第48章	空中飞行：六小时二十四分钟之后
239	第49章	空中飞行：六小时二十八分钟之后
247	第50章	逃跑
250	第51章	美国投降
255	第52章	空中飞行：二十小时十分钟之后
258	第53章	空中飞行：二十一小时二十分钟之后
270	第54章	空中飞行：二十一小时五十二分钟之后
273	第55章	空中飞行：二十二小时五分钟之后
276	第56章	问题
278	第57章	空中飞行：二十二小时十二分钟之后
285	第58章	水上降落
291	第59章	焚尸
294	第60章	最后的决定
302	第61章	回家

序章

罗得岛赫洛,1945年4月30日

远处的那个东西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渔网和海草缠结在一起的球,在海浪中一起一伏。每当后面的海浪涌上海滩的时候,那东西就往遍布卵石的海滩这边挪一点。当海水泛着白沫,在成千上万个海边卵石哗哗的滚动声中退下去的时候,那个东西也随着海水向后退去了。

两个小伙子从顶部生长着丛丛野草的沙丘上信步走下来,来到卵石遍布的海边。年纪稍大一点的那个盯着那东西看了许久,然后将粗糙的手指放在已经麻木的嘴唇之间。他想吹一个响亮的口哨,可是,口哨声几乎完全被海浪的碰撞声、涌动声和呼啸而过的海风淹没了。

片刻之后,一只体形硕大的德国牧羊犬喘着粗气出现在沙丘上,粉红色的舌头伸得老长,仿佛是一面晃动的三角旗。

“在那里,王子!”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海滩上的那个深颜色的东西。王子一阵风似的从他们身边跑过去,四条腿扬起的沙子和口中溅出的唾液像一阵小雨似的飘落在两人的身上。

他们盯着被叫做“王子”的那条狗向前跑去。很快,它穿过海滩,当它看到了目标之后,立刻直奔过去。

“不要让它吃,”年纪稍小一点的小伙子大声说,“你爸爸不让它吃漂到岸上来的东西。”

在两个小伙子走过遍布卵石的海滩和松软的沙滩,向前走去的时候,那只狗已经麻利地穿过海浪,很快接近了那个东西。

当他们距离那个东西二十码远的地方时,年纪稍大一些的小伙子紧张地说:“不是渔网。”

“王子”用前爪抓弄着那个东西,低下头在那个东西上嗅来嗅去,没有注意到在几英尺外站住脚步的两个小伙子。

“哦,天哪!”他声音低低地说,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一个海浪涌上来,将这个东西翻转了过来——这是一个年轻人。王子用舌头舔了舔这个年轻人毫无血色的脸颊。金色的头发被早已干燥了的血痂粘贴在额头上。

“他死了吗？肖恩？”年龄较小，一脸聪颖的那个男孩抬起头，想从他的朋友脸上得到答案，“他已经没气了吧？”

肖恩硬着头皮往前移动着脚步，他知道丹尼正怯怯地站在原地，看他敢不敢走上前。虽然他只比丹尼大一岁：他十三岁，丹尼十二岁，但一岁之差已经足以确立他的“老大”地位。

他走上前去，俯下身子，仔细地端详着水中那人的脸：“应该是——他一动不动。”

丹尼紧张地喘息着。

涌过卵石的水流把那个死人的胳膊托动起来，海水退下去的时候，胳膊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这种怪异的动作让人感觉他好像想飞起来似的。

“人死之后，肢体就僵硬了。”他一板一眼地说。丹尼脸色严肃，仿佛是一个殡仪员：“他是打鱼的吗？”

那个死人看样子不超过三十岁。肖恩认识劳伦斯港大部分在拖捞船上干活的人，那些人都比眼前的这个人岁数大很多。绝大多数劳伦斯港的年轻人早已离开港口被派去欧洲打仗了。

“我看不是，他不像，再说，渔民不穿油布衣服。”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一个手指头，在尸体的脸上轻轻触了一下：“嗯，他确实死了，”他满有把握地说，“也许他是从货船上不小心掉进海里的。”

丹尼认真地点了点头：“肯定是不小心掉进海里的。”他煞有介事地附和。

想到尸体不会死而复生，肖恩胆子大了起来，他把缠结在尸体上的一根根海草拉下来。“王子”还在不停地舔着死人的脸。

“他醒不过来了，王子，他死了。”肖恩说，这时候，他已经除去了死尸衣服上的大部分海草，可以清楚地看到尸体的外衣了。

他穿的既不是油布衣服，也不是塑料雨衣。

“他不是渔民，”他突然说道，“他穿的是飞行服。他是飞行员，是美国飞行员。”

两个人看着随着海浪的涌动一起一伏的尸体，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敬意。

“哦……我们是不是应该埋了他？”丹尼说，“我们可以用漂流木好好给他做一个十字架。从海里被冲上来的木头很多。”

肖恩想了想，但是他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有大人参与，妈妈曾经告诉过他，应该有一个像样的人来“调整棺材四周的角度，钉上钉子”。“我们应该告诉县里的警长，或者我父亲，或其他什么人。他是我们国家的飞行员，丹尼。他是好样的。你快去把这件事告诉我父亲，我找一找，看他身上有没有身份识别牌。”

丹尼点了点头，终于可以起身离开这具尸体了，他暗暗舒了一口气。他转过身，穿过海滩，跑上沙丘，向远处那个被叫做劳伦斯港的小村子跑去。他最后一次回头向肖恩望去的时候，看见他正跪在尸体的旁边。

看着丹尼逐渐走远了，肖恩的注意力又回到眼前这具尸体上。从内心来说，要不是不得已的话，他真不想再碰它。但是他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他是一个人，他肯定有妈妈、爸爸、妻子，他们都很想知道他的下落。

肖恩想到，这具尸体身上应该有一个标着他姓名的东西，比如说身份识别牌、胸牌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他知道所有的飞行员的身上都有某种用来识别姓名的东西。

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厌恶，他伸出一只手，慢慢地将尸体上的皮制飞行夹克的领口拨开，把手伸进湿漉漉的束腰夹克下面，去摸索那里是不是有标着名字的标牌。肖恩明白，他的手很可能会接触到死人冰冷的身体。一想到这儿，他就厌恶地咧了咧嘴。

可是，他的手不得不再往里伸。

当他看到从飞行夹克的衣领下面贴着他的胸口掏出来的那个东西，眼睛立刻睁大了。

“哦，天。”肖恩叫了一声。

罗得岛海岸三英里之外的地方，60年后

海面波澜不惊，阳光穿过傍晚浓重的阴云，给海面涂上了一层阴沉的、毫无生气的暗灰色。

杰夫坐在船尾的舱面上，目光掠过船尾的上缘，看着这搜拖捞船以6节的速度向南行驶在水面上留在身后的白色浪花。海面极其平静，船的尾迹一直延伸到远远的地平线处。在那里，一种单调的灰色与另一种灰色天衣无缝地重新融合在一起。

四周如此安详、静谧，很难让人想到他们这是航行在外海上，而不是与海洋相隔的泻湖或内陆湖泊。北大西洋的海面很少如此平静。杰夫习惯了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州的变化莫测、浊浪排空的外海面。在那里，经常有含盐分很大的海水飞溅到他的皮肤上，蜇得他生疼。但是，今晚的海面却出奇的平静，就像是一个被大人训斥过的孩子在生闷气。如果不是拖捞船的柴油引擎有节奏地击打海水的声音，也没有海水轻抚船舷的声音，耳边就是一片死寂。

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大西洋。

没错，这就像是两条等压线之间的平静地带。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收起渔网，把舱面上所有不牢固的东西固定好。这时候不用太紧张，暴风雨在短时间内不会来，只是海面的平静让人感觉有些不安。

拽着渔网的绳索从拖捞船操舵室两侧三十英尺长的弦外支架一直延伸到海水里。从绳索绷紧的程度和对拖船拉力的减小，他可以判断船后水下距离他们数百码之外的巨型渔网里捞获的东西非常少。

今天的收获少得可怜。

不但如此,这个星期的收获一直不行。大致算来,过去五天里的收获只能和他们这几天在新英格兰外海驶来驶去消耗的柴油持平。如果把雇来的三个小伙子的饭费算上,他就有亏空了。

如果能捕到一些价值高的鱼,也许他还能做到收支相抵。比如说,如果能捕到四吨重的鲭鱼、金枪鱼、箭鱼,或者其它鱼,他大致就能达到收支平衡点。如果大部分是金枪鱼的话,只要捞上三吨就够本了。虽然只有回到码头,将网里的鱼倒出来过秤之后,才会知道具体的数量,但是他可以从捕获的鱼所占冷藏间空间的大小,大致判断出这些鱼的重量。只有再捞一吨,他才能赚钱。

今晚再捞一网,就开船回去。

他想最后再试一次,希望这次能改变整个这一星期的霉运。只要能捞上满满一网鱼,就能马上扭转这次出海亏损的局面,给这次捕捞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即使不能赚上几百块,能填补上这几天的亏空也好。

这个行当也不容易。

他最后吸了一口烟,看着烟头的红光在越来越深的夜色中闪了一下,然后将烟蒂扔进翻着漩涡的尾迹里。

对于他雇来的几个小伙子来说,这个行当也不容易,这是肯定的,但是,这要比戴着滑稽的帽子,别着塑料胸牌,给客人端薯条强多了。

他雇来的小伙子都很年轻。三个人都不满二十岁。杰夫之所以找他们,而没有找那些经验更为丰富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很高兴接受这项只按捕捞数量计算提成的工作,杰夫不必支付提成的同时再支付固定工资。因为中途辍学,这些年轻人面临的机会很少。在这一带,他们不是随人出海捕鱼,就是帮人堆垛货架。相比来说,出海捕鱼收入更多。

他想起来,自己今年二十岁了,不用支付各种账单,没有家庭的牵累,也没有外债。收入还算将就。如果老天照应,他和他的伙计们就可以赚到不少钱。对于一个没有中学毕业证的孩子来说,能挣到这么多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老天照应,除去各种费用,每次从家里出来三到五天之后就能挣到两千块。

如果运气不好呢……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好,有时坏。顺利的时候,你就能赚到大把的钞票,如果不顺利……

哦,这样想:至少你已经走出来了,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

杰夫不禁露出了笑容。他的父亲过去经常说起这句话。

这就是唯一的游戏,规则是一成不变的。

而这个游戏有所不同。

但是,据他所知,这三个小伙子至今还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被自己肆意挥霍掉了,他们鲸吞豪饮,骑新自行车兜风,喷云吐雾。

上一个打鱼季节在他的船上干过活儿的里奇·布莱顿把他在船上捕鱼挣的钱称做“救苦救难”的钱。起先,他在华德斯的一家商店干活,一个小时给七

块钱。后来，他请了五天假来给杰夫打工。到了周末，他后兜里揣着 3000 块钱从杰夫的船上走了下来。他径自走到沃尔德镇，对先前的那个商店的老板说了一句“狗日的”。从此，里奇就开始铁了心在船上干了。

提成工资就挺不赖。

夕阳最后的余晖中，杰夫看见，一头系在弦外支架上的绳索在慢慢下降。突然，拉着拖网的绳索骤然一紧，伴随着吱吱的声音，绳索开始往回拉。咯吱咯吱的声音很响，高过了拖捞船引擎转动的响声。

“嘿！这一网可不少！”一个小伙子大叫起来。

绳索绷得更紧了——很可能是一大群鲭鱼。一大群密集的鲭鱼——你往往可以根据拖网的绷紧程度感觉出来。

拖网一下绷紧到极限，左弦的弦外支架剧烈倾斜起来。

杰夫跳起来，急忙趴在左舷上向外张望——他听到尼龙绳索在强大的拉力下发出一声“砰”的断裂声。

拖网上出现了一个口子。

“停船！拖网破了！”他冲着敞着门的操舵室声嘶力竭地喊道。

拖捞船的引擎仍然在发着单调的声音转动着。弦外支架看上去就像要被压弯似的。

“见鬼！汤姆！把船停下！”

拖捞船依旧还在以六节的正常速度向前行进。

掌舵的那小伙子疲惫地扭过头来。当他看见杰夫撞开操舵室的门猛冲进来的时候，莫名其妙地睁大了眼睛。杰夫满腔怒火，猛地一把将他拽到一边，迅速将控制节气门的操纵杆拉到空挡位置。汤姆将耳朵上的耳机摘下来，杰夫马上听到了耳机里传出来的嘈杂的、节奏剧烈的摇滚音乐。

“出了什么事，头儿——？”

“你他妈真混！汤姆！我说过多少次了，掌舵的时候不要听音乐？……你说，多少次了？”

小伙子慌忙伸手摸过去，将随身听关掉了。杰夫的手伸进系在那小伙子的细腰上的塑料腰包，从里面取出了那个随身听，把它扔在地上。虽然那个廉价的随身听的塑料外壳没有摔碎，但是从在操舵室地板上滑动的声音来看，汤姆再不能用它来听摇滚乐了。

汤姆张开嘴，想要埋怨什么。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担心随身听，你应该多少想着点正经事。”

他抓住小伙子的肩膀，让他转过身来，指着被绳索拉得已经变形了的左舷支架，对他说：“如果拖网毁了，我他妈就把你扔进海里去！”

“对不起，头儿，我——”

他看着小伙子的嘴张了张，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又无言地闭上了。

杰夫猛地转过身来，快步离开了船尾的操舵室。他一边走着，一边在咒骂自

己的愚蠢和优柔寡断，后悔自己不应该雇这个小伙子。这个白痴应该呆在父母亲温暖的怀里，把腿搭在家里的破沙发上，从早到晚直勾勾地盯着有线电视看。

可是，杰夫已经答应了人家。

汤姆的母亲央求他把汤姆收下。在她苦苦恳求的笑脸背后，包含着的不仅是感激。

她想彻底改变这个挥霍成性的儿子。她相信，连续数日的辛苦，靠打工捕鱼挣到几百块，或者一千块，可以让他浪子回头，改变花钱如流水的习惯。

杰夫喃喃自语道，你这个白痴，下一次再也不能这么心软了。

他从船尾来到左侧的船舷支架处，另外两个船员在这里向外探着身子，举着手电筒，仔细查看着拖网的情况。伊恩和邓肯是堂兄弟，或者叫“第二代亲兄弟”。他们形影不离，一个不上船，另一个也绝不上船。杰夫对他们很满意。他们两个人都踏实肯干，此前的十多次出海，杰夫都带着他俩，他们给他赚了不少钱。

“渔网绷得很紧，头儿。”邓肯说着，将手电筒递给杰夫。

杰夫接过手电筒，照了照弦外支架，支架弯得就像一张拉满的弓，几乎已经弯得不能再弯了。如果要想把它弄直或取下来另换新的，都要花一笔费用。

杰夫用手电筒照了照水中的拖网。拖网绷得像钢丝一样直，网绳上开始出现被磨损之后的细毛。

“妈的，我们得最后往后退一退，防止什么地方断开。”

他转过身，看见汤姆站在操舵室的门口，两只脚交替在船板上蹭来蹭去，负罪似的等待着杰夫的吩咐。他急着想做什么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把船向后退……要慢慢退。”他高声喊道。汤姆迫不及待地点了点头，立刻回到船舵处。齿轮相互啮合，柴油机低沉的声音变成了有节奏的轧轧声。渔船慢慢地向后靠过去，弦外支架发出低沉的金属声，渔网拉索逐渐松弛了。

杰夫向汤姆挥了挥手，引擎的节奏又变了——汤姆将油门的操纵杆拉到了空挡的位置。由于惯性，拖捞船又向后漂了几英尺。

在这平静、毫无波澜的海面上，渔船居然完全停了下来。

“要不要我们想办法把渔网收回来，头儿？”伊恩问道。

“好吧，但是要慢慢来……尽可能不要弄坏拖网。”

伊恩伸手抓住右侧弦外支架底座旁边的操纵杆，将它拉了下来。随着沉闷的一声响，液压绞盘的引擎嘎吱吱地转动起来，开始从海中回收拖网。杰夫看到拖网的拉索开始绷紧，绞盘的引擎转动得格外吃力。

“拉不动。”伊恩高声嚷道。他看着杰夫，手又握住操纵杆，准备让引擎停下来。

“是，渔网被挂住了。把引擎关了吧。”

小伙子伊恩用力将操纵杆拉下来，液压绞盘的引擎猛地停了下来，一动不动。

这时候，杰夫如果错走一步棋，这张价值七百多块的拖网就要毁掉了。一张七百块的渔网、四天航行所耗用的柴油、四个大肚汉消耗的食物……这几天捕到的鱼不理想，不够支付这一切开销。

夜色浓重,什么也看不清楚。“汤姆!”他朝着操舵室喊道,“打开探照灯。”两个强烈的光柱把船面照得异常明亮,两个一千瓦的卤素灯泡一下子驱除了最后一丝微弱的薄暮。夜幕真的降临了。

“怎么办,头儿?”邓肯问。

问得好。

杰夫转身回到操舵室。他严肃地看着汤姆,手指关节敲着深度探测器的显示屏。

“你一直在这里看着这个,是吗?”

汤姆点了点头。“是。”

“一刻也没有离开,嗯?”

“唔,没离开。刚才的这个钟头里,深度数字没有一点变化,一直是一条直线,头儿。”

“是吗?很明显,这不可能,是因为拖网挂住了什么东西,肯定不是因为捕到了鲭鱼。”

汤姆又一次慌乱起来,他的喉结下意识地上下蠕动着。

“什么也不要说了,否则,你会更让我生气。把船退一下,退回我们刚才的地方。”

“好的,头儿。”

“这一回,两眼盯住深度探测器,这个你能做到吧?”

汤姆用力点了点头。杰夫再次离开操舵室,忍不住又一次低声地喃喃自语。

下次,希望有人能把这个可怜虫带走。

操舵室外面,伊恩和邓肯在等着他的吩咐。

“好,伊恩……你来操作绞盘。我们把船往回倒,一边倒一边把松弛的网绳收紧。”

当引擎带动逆转齿轮啮合的时候,拖船再次抖动了起来。拖船一边抖动,一边向后退。伊恩开动着绞盘。他不时地开一下关一下,根据网绳的松紧度,慢慢地将拖网收到船上来。拉回到舱面上的拖网越来越多,杰夫站在船尾,仔细地查看湿漉漉的尼龙网眼,检查是否有损坏的地方。

* * *

十分钟过去了,他突然听见操舵室传来汤姆的一声大叫。

“出什么事了?”杰夫冲着操舵室喊道。

“过来看看这个,头儿。我有些不确定。”

杰夫扔下手中的渔网,走了过去。

这一次,他确实看到了异常情况。

听见杰夫进来,汤姆转过身来,指着深度探测器绿色的显示屏。

“我,唔……以前没看见过这个——”

杰夫看着显示屏上那个可怕的图像,显示出模糊的海底轮廓。从左到右都

很平坦，但是在最右边赫然耸立着一个突出物。

“你先前没看到？刚才你怎么没看到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根本没有盯着探测器？这个鬼东西很可能毁掉我的渔网。”

“对不起，头儿……我刚才没有一直盯着——”

杰夫愤怒地扬起手，示意让他闭嘴。杰夫仔细地看那个突起物徐徐地接近显示器的中央位置。这个突起物之后是另一个突起物，然后测深线从突起物表面下降到高于海底四五十英尺的平面高度，最后回到最初的深度。

“停船。”杰夫命令道。汤姆急忙将引擎调到空挡。他们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但他们知道它正好就在他们船下。

“我不相信你第一次没有发现这个东西。”杰夫满腹狐疑地摇着头。汤姆羞愧地收回了目光，等着再挨一通训斥。他明白，杰夫的“西岛”号不会再要他了。

操舵室的门被推开了，伊恩走了进来：“拖网拉不动了，头儿。我想，挂住渔网的那个东西就在我们船下。”

杰夫看着探测器的显示屏，点了点头：“是失事飞机或轮船的残骸，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残骸上面。这位老兄居然没有看到。”

伊恩转脸看着汤姆，汤姆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刨除费用之后再算工钱，做事就该如此。拖网彻底没法用了，弦外支架也坏了，这是他们这个渔季最不顺利的一次捕捞。伊恩隐隐地感觉到，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们的运气好不到哪里。要想有什么改观的话，只能等到头儿重整旗鼓，下次出海的时候了。

汤姆意识到，他最好在劳伦斯港避一避风头，至少等到伊恩和邓肯他们再次揣着大把钞票回来。

“如果拖网收不回来，我们傍晚下的这一网就全没有了。”伊恩愁眉苦脸地说。

“不要理他了，”杰夫说，“我已经和他说过了。”

伊恩仔细看着深度探测器的显示屏，寻思着上面显示的这个二维的图像代表的三维物体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失事的船只，头儿？”

“没错，这一带的海底没有岩石。这里的海底斜坡上什么也没有，方圆六十英里都是平坦的淤泥层。渔网在这个地方被残骸挂住了，真是巧。真他妈的巧！”

伊恩继续盯着显示屏上显示的那个残骸的轮廓——长约五十英尺，表面平整。在它的一端，隐约有一个柱状的东西高高翘起。

“的确是一个残骸。那个高高的突出的东西是桅杆还是什么东西？”

杰夫仔细看了看：“也许是。”

汤姆指着屏幕说：“这不像是艘船。”

其他两个人转身看着他。

“这不像是艘船。”

“噢，我不管它是船的残骸，还是叫做‘莫比·迪克’的鲸鱼的尸体，还是沉默的亚特兰蒂斯^①，反正就是这个该死的东西挂住了我的渔网，看来这个东西非要把渔网毁掉才善罢甘休。”

在杰夫灼人的目光下，汤姆感到脸上一阵阵地发热。但是他知道，那个图像不像是一艘船的轮廓。如果仔细看，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哦，”杰夫说，怒气释放之后，他感到身心疲倦，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现实，“假使这是海床，我们看到的不是轮船的残骸，那到底会是什么呢？”

“这是一架飞机的残骸。”汤姆回答，竭力想表现得肯定、自信一些。可是，他的声音却低得可怜。

^①传说沉没于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屿的名称。——译者注

第1章

拍摄任务

在会议室的桌子上，克里斯·罗兰整理着那些照片。昨天，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在 Marriot 旅店的房间里仔细查看了照片的底片，并从中认真地挑选出几十张效果最好的照片。在凌晨的几个小时里，他躲进几个人合用的盥洗室里，把照片洗了出来。

他感到筋疲力尽。

他瞥了一眼屏风上镜子里的自己。这一组屏风把会议室从 *News Fortnite* 杂志的开敞式办公室隔了出来。镜子里是一个身材瘦高，面容极其憔悴的家伙。他的前额晒得黝黑，和刮得很白的下巴很不协调；发型是水兵式的寸头。克里斯苦笑着摇了摇头。从镜子里看，他的上半个脑袋好像被激光枪给掀掉了似的。

由于在南佐治亚岛执行拍摄照片，他粗硬的褐色头发已经长得很长，脸上的胡子也长了一圈。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留着长发经常和人们大谈计算机行业初创年代的电脑高手。这些家伙看上去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但其实仅仅苹果公司、微软公司大把免费赠送给他们的股份就值数百万美元。

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办理了入境手续之后，他直奔理发店。他极其渴望重新拥有一个光滑的下巴，扔掉那一头脏兮兮的被胡乱扎成一个马尾巴的长发。

当理发师将满脸的胡须，连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折磨着他的搔痒一扫而光之后，克里斯大为惊讶，自己的面颊竟然如此瘦削。过去一连几个月简单的高糖分饮食和终日凛冽的南大西洋海风的吹拂，让他的脸上没有一点多余的脂肪。如果给老母亲看到了，又要嗔怪他不注意饮食了。

克里斯的注意力从镜子里的自己转移到屏风外面快步走来的一个身影纤细的白发妇女身上。他望着那个苗条的身影绕过桌椅，从迷宫般的、肩膀高的一组屏风外侧穿过开敞式的“重要区域”，径直向会议室走来。她的脚步很快，目标明确——就是来找他的。凭感觉，她不是那种允许属下在工作上拖沓的人。很显然，她加快脚步是想把严格制订的工作进度赶上来。克里斯从容地快速整理了一下桌子上的两三张照片，片刻之后，*News Fortnite* 的副主编伊莱恩·斯维丝推开会会议室的门走了进来。

“嗨，克里斯，我的可爱的伦敦仔，你好吗？”她带着明显的布鲁克林口音。

克里斯以前曾向一个朋友描述过伊莱恩,说伊莱恩的性格酷似苏珊·萨兰登那位咄咄逼人的姐姐。他不知道那位女演员是不是有个姐姐。如果有的话,她肯定就是伊莱恩。

这可能对她有点不公平。不过,他以前确实看见过她在杂志社里毫不客气地训斥一个下属。他还听说,她和代理商谈条件的时候是锱铢必较,毫不退让。但是,对于克里斯,她好像关照有加。

“还好,只是有点疲倦……不过,还好。”克里斯回答道。

“是吗?”她端详着她,“你看上去脸色很不好。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不舒服?”

“还好。飞机没掉下来,不管怎么样,这算是幸运。”

伊莱恩笑了,“你真逗。南佐治亚那边怎么样?”

克里斯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寒冷、潮湿、饮食、住宿都很差。南佐治亚之行确实没有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天气不太好。”他如实地回答。

“哦,肯定不会比英国夏天的天气更糟吧。”

克里斯笑了。看来她不是那种狂热羡慕英国的人。伊莱恩曾在伦敦为一家姐妹出版社工作过好几年。克里斯听人说,在伦敦工作的那几年里,让她满意的唯一东西就是薪水,为了那份薪水,她忍受了那个城市的一切。在英国同事面前,她提到伦敦的时候,总是把那里说得一无是处,惹得对方很不高兴。比如,她说伦敦地铁的设计是多么失败,他们称为“Pub Grub”的鱼肉和炸土豆条是多么难吃,生活费用是多么昂贵,还有,她还总忘不了对伦敦“恶劣”的天气大加攻击,她还说,如果自己不是美国人,不接下来和对方大谈美国的天气是多么阳光明媚的话,任何有自知之明的英国人都会同意她的看法,和她一起抱怨伦敦的恶劣天气。

当年,克里斯为伦敦的一家叫做《都市生活》的免费递送的小报工作了五年之后,开始尝试着做自由工作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了伊莱恩。在高效率地完成了两三次拍摄任务之后,她向克里斯签约的客户提出要求,点名要克里斯给她的杂志拍摄照片。她回到纽约之后,他发现她还在向他的客户提出这样的要求,要他给她的杂志拍摄很多照片,虽然杂志社的门口每天都有很多优秀的摄影师供她选择。

不知什么原因,她已经竭力忘掉了他也是个放湿屁的英国佬。这也许和他从伦敦东区搬出来,和一家总部在美国的代理商合作,竭力淡化伦敦口音有关系。

也许她并不像她说的那样对英国深恶痛绝。

伊莱恩笑容可掬地看着他。

也许她是想像母亲一样关照我。

克里斯终于发现,自己能够唤起年长女同事的这种本能。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克里斯，我们能一起看看这些照片吗？”

她俯下身来，仔细看着摊在桌子上的照片。照片上照的是早已在 20 世纪 20 年代废弃的一个捕鲸站。照片照得很有水平，有的是黑白的，有的虽然是彩色的，但是颜色的饱和度很低，基本上被调成了单色。照片的内容是搁浅的捕鲸船、锈迹斑斑的金属船体框架。还有关于捕鲸站的几张照片，比如说宿舍棚屋、餐厅。一张公共餐桌上还摆着全套的铁盘子和各种餐具，仿佛一直在等待人们来吃饭。

这个捕鲸站没有使用多长时间就被遗弃了。在八十年的时间里，盥洗室的马桶座圈上、床上布满了厚厚的各种苔藓。昔日熔炼鲸鱼油脂的厂房成了大群燕鸥和角嘴海雀的栖息之所。

照片有的是彩色，有的是黑白的，但是每一张拍得都很有美感。把桌子上的所有照片都看过之后，伊莱恩才张口说话。

“这些照片太棒了，克里斯……真了不起。”

“谢谢。”

“这些照片肯定很抢手。我们要把他们通过辛迪加转载出去，我现在就能想到三家肯定要刊登这些照片的杂志。这些照片简直是一流的。”

“多谢夸奖。这次拍得很成功。”他说道。暂时忘记了在岛上那些寒冷、难挨的日子。

伊莱恩的目光从照片上移开了。“你累了？”

“有一点。昨天飞机飞了很长时间，接着又熬夜冲洗这些照片。”

“需要休息一下？”

“我很想歇一歇。不过，要是我休息的话，你就会把马上要跟我谈的这个任务交给另外一个年轻的四处揽活的自由摄影师，而且他可能会比我做得更漂亮。”

她笑了：“我们就喜欢像你这样的人——谨小慎微、喜欢竞争。”

“哈，这不假，生活所迫，只能如此。”

“这么说，你准备好执行下一个拍摄任务了？”

“我只要再休息两三个晚上，洗几个热水澡，就可以动身了。”

“没问题，这次嘛，有个好消息，就是不用再去另一个半球去拍摄了——就在本国拍摄。”

“有坏消息吗？”

“坏消息嘛……这个地方也很冷，”伊莱恩同情地撇了撇嘴，“很抱歉，这不同于佛罗里达或拉美那些照片故事，如果有某种安慰的话，我想，这很可能是你功成名就的机会。想听一听吗？”

克里斯点了点头。

“我们仔细查了一遍当地的报纸，想找一些我们的读者感兴趣的报道，正好